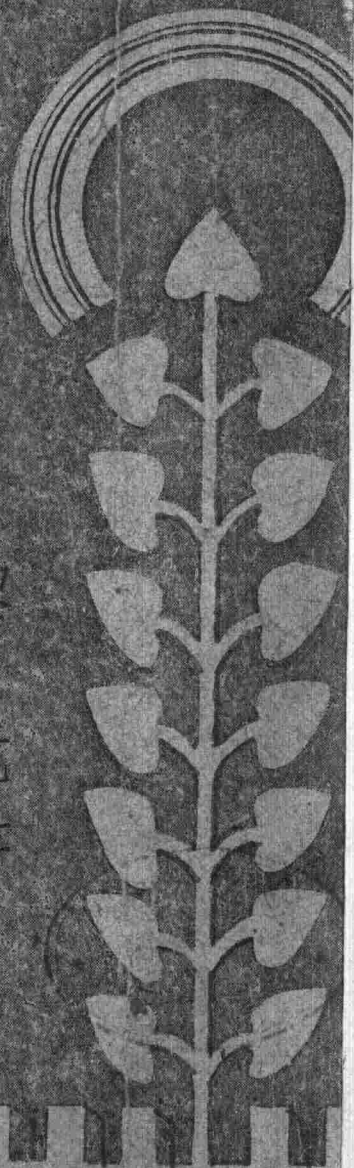


伙伴們

黎光著



正中書局印行

伙 伴 們

黎

光

著

目次

伙伴們	一
江行	八
山居	一五
沉默	二二
生命的報酬	二四
馬嶺的暮秋	二九
心像	三五
夜的宴會	四〇
給記憶着我的	四五

古魯先生	四七
審問	五三
風波	五八
被遺忘了的故事	六四
蕪城的秋天	七〇
雲翳	七五
春 的 享 受	八三
夢	八五
望	八九
沉 落	九五
郊 行	一〇三
前 記 (一)	一〇六

前記(二).....	一〇九
雷大嫂子.....	一一一
天燈.....	一一七
念夏丐尊先生.....	一二二
鏽了的齒輪.....	一二四
回聲.....	一二七
耗子.....	一三四
羅丹的雕刻.....	一三八
前夜.....	一四二

伙伴們

河流那邊的槍聲愈來愈緊了，當我和幾個朋友走到山麓下破廟裏休憩的時候。

破廟裏擠着許多人，都有些面熟。其中另有一位新結婚的朋友，帶了他的太太和岳母以及全家的傭人和傭人，也在這兒休息。他岳母年紀不很大，但是頗喜歡說話，一開口，便罵他女婿的傭人，因為還有一條舊的被絮忘記帶來。我一向不喜歡多說話，對於她的議論更沒有什麼興趣。但她却偏偏站在我的面前，像把我當作一個唾罵的目的物似的，將唾沫不斷地送到我臉上來。

和我同走的幾個伙伴中，有一個比較和我接近。他有着高大的身軀，粗闊的眉毛，善於應付的嘴。平日老是堆着笑臉，說出任何人聽了都喜歡的話；現在也頗有些悵悵，板着臉呆呆地在想，有時也偶然看一下我面前快速度開闔着的嘴唇。

「別罵了，鬼子過了河，這裏也是死路。」一個年老的人說。

「這時候性命都難保了，還要可惜一條破棉被，真是——」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同情那老者的話。於是罵聲立刻轉移了方向，機槍似的向那女人射去。

「鬼子過了河，這裏是死路，老陳，我們趁天沒黑的時候，換一個地方。」我那朋友原來在考慮他的安全。

「也好，這兒人太多。——不過，上那兒去呢？」我問。

我們提着唯一的家產——兩條棉被——向有村落的地方走，田野裏遇到一個班長，和我那朋友是熟悉的。

「怎麼樣？」朋友問。

「緊急得很。」那班長說。

朋友推了我一下子，搖擺着身體向前走，走了幾步，忽然又轉過身來，追上那位班長。在往日，他對於那些握着槍的人，頗有些藐視而又畏懼的。他說他因為害怕軍人的緣故，連黃色的衣服也會使他心悸。但是這一次却是特殊的情形。

「可以，可以，我反正沒有什麼任務。」班長在朋友和他附耳低語之後，很勇敢地回答。

「你不是要接火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會的。」朋友撇了我一眼，眼光裏似乎有些討厭我的多說。

於是我們跟着班長走，被包沈重得很，我左手已有些麻痛了。

村子口，一個老農夫在收拾草堆。

我朋友停了脚步，先給他一枝煙。再坐在草堆上和他攀談起來，樣子似乎是非常悠閒的。不久，他詢問在附近有什麼比較安全的地方，那農夫指指對面在烟霧中矗立的高山，說那裏是最好的處所。

「對不起，想請老伯伯給我們找一個帶路的。我們給錢。」朋友說。

「你聽槍聲在響，誰願意在黑夜裏上那末高的山嶺？大家自己有家小，自己都照顧不了，還想賺錢？」老伯伯手裏的烟已經燒到他的指甲。

再遞給他一枝，重申了我們的要求。

老伯伯搖搖頭，立起身來要走，班長立刻攔住了他。

「不成，找不到人，那就要你去！」

老伯伯倒退了兩步，像馴羊一樣地跟我們走了。被包擱在他的肩，他駝着背走，活似一匹疲乏的老馬。最後班長把自己底被包也加在老伯的肩上。朋友詫異地看了他一眼。班長是聰明的，立刻懂得我朋友的意思。

「我也要上山去，這兒不大安全。」班長說。

這出乎意料的事情，使朋友微笑的臉帶着畏懼的神情。他又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焦急的樣子。

昨天的積雪，還留在山路的大石塊上，像鋪上了一片綿軟的地毯，路側的樹木，很清晰地分出了陰陽面，猶如一張巨大的黑白畫。從山腳走上去，起初，還不十分困難，但是走不到半里，已無法支持身體的平衡，脚下非常滑溜，一大意便會傾跌。班長究竟是上過火線的，他邁步前進，不多久，已經看不見背影了。我緊隨着老伯伯的脚跟，努力地爬着，怕天黑了會迷了路。

我在大石塊上休息的時候，看見那朋友還在爬。高大的身體，似乎增強了他登越的辛苦。這時候，我再不是坐在沙發上呼喚用人那樣安閒了，頭上掛着汗，步履是踉蹌的。

立在我的面前，噓了一口氣，我看到他在戰抖。

「辛苦啊？我的科長！」我調笑他。

「不，我有了病！」他苦笑着說。

「什麼？病！」我有些不相信。

「打了靶子。」他無力地坐下來。

一按他的額角，果然燒得厲害。但是身邊沒有奎寧丸。

他在吐了。

老伯伯立起了身子，預備再走上山去。

「對不起，等一會兒，讓我休息一下。」朋友懇求他。又渾身顫抖起來。

「天黑了！我要回家去，誰願意在這風聲緊急的時候，在這兒爬山！」老伯伯頗有些怨恨。原因是因爲班長不在，正可以趁此發洩一下。

「對不起，我實在走不動。」我那位朋友哭喪着臉說。

「哼，你走不動，管你，我是走了。」老伯伯有些憤怒，咕嚕地：「當兵的也要逃難，真笑話！」

「老伯伯，我們不是——」我爲自己申辯。

「不是當兵的，和當兵的在一淘，也不是好人！」他罵起我來了。

「砰！」大炮聲把病着的朋友震得跳了起來，他掙扎了幾步，「走！」

但是，炮聲把老伯伯的包袱震落到地上，是鐵和石子碰擊的聲音。一支左輪跳出了包袱，靜臥在雪堆裏。

「該死！」我那朋友呻吟地咒罵起來。「誰知道他是會自己打算的。」

「難道會爲你打算？沒有這樣好心眼的人！」我早已想把這話告訴他了。

走着，爬着，眼前的景物漸漸地模糊起來，一直到漆黑，只靠着雪的反光行路。汗和雪水沾透了我的衣服，脚下滑得更厲害，山下的槍聲也更響了。最後，遠處一點火光吸引了我們，像在大海裏望見了遠處燈塔。我們更努力的爬，終於到了一所草屋的面前。

我首先摸索着竹編的門，推了進去。桐油燈的光亮在北風下閃動，那位班長筆挺地立在破方桌之前，他面前有一個兵士立正着。我在這裏看清了班長的面貌，臉上有一個大疤子，皮膚是非常粗糙的。他向我們招呼了一下，隨即開口訓斥他對面的伙伴，語聲異常的宏亮。

「局勢這樣緊急了，還躲在這兒偷懶！你想開小車嗎？」
沒有回答，對面立直的姿勢更準確了些。

我拖過一張破木椅來，讓病着的朋友躺着，隨即拿錢給老伯伯。他用粗糙的手接過我的鈔票之後，很快地走了。讓兩個包袱丟在地上。班長提提他那被雪水淋濕了的一個，狠狠地：

「媽的，弄得這樣濕。」

兩支槍插在他腰裏，桌上還放着兩根木亮，班長笑着對我們：

「槍是我們第二條生命啊。」

朋友憎惡地看了他一眼，閉着眼睡了。

一個鄉村的姑娘端了茶出來，後面跟着一位臉皮皺得像樹皮的老婦人。那位姑娘把茶放在桌上，羞怯地走了，老婦人一面端着茶給我們，一面說：

「真可憐，你們太累了。」

因爲無聊，我烤着瓦盤的火，和老婦人攀談起來。她告訴我只有一個孩子，被抓去訓練了，要三個月才能回來，荒蕪的田地沒人耕作，天天帶着她孫女兒做些草鞋過日子。她又誇張地說這山頂上的好處，這裏從來不會有過敵人的踪跡，連長毛也沒有到過。去年，商會會長和政府的黃先生都來避過難，這裏是挺安全的地方。最後，她問我們不是在政府裏做事情的，我搖搖頭，告訴她我是師範學校的教員。她對學校教員沒有好感，說了許多識字不好的議論。我不願駁斥她，只是笑笑。她又問起我那朋友的職業，我說：

「他是在政府裏當科——」

「不，我也是當教員的。」閉着眼的朋友立刻掙扎起來，用大聲掩沒了我的話。但是，她已經覺到了。

「先生，不要緊的，這裏都是老百姓，沒有一個敢爲非作歹的。」她笑着說，露出沒有牙齒的牙齦。隨即端了一盃茶給我的朋友。

正立着的兵士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走了。班長嚷着要睡覺，但是沒有棉被。

稻草上放了被；我的讓給了班長，我睡在朋友的腳後，草棚擋不住外邊怒吼的風，耗子在樑上打架。最後，班長的雷鳴似的鼾聲震動了整個屋子。

朋友咳了一聲，我知道他沒睡着，
「睡吧，你有病。」我說。

「下面不知道怎麼樣了？真討厭，鼾聲那末響，老是在我臉上吹氣。」他恨恨地說。我的腳上有一件硬的東西，我要朋友爲我去掉它。

「槍！」他立刻跳了起來。「真危險，怎麼他的槍弄到我們被窩裏來了？——喂，老鄉，你怎麼的！」

咿唔了幾聲，鼾聲越發響了。我知道那朋友是怕槍的，起來把槍放在班長的被窩里。

風仍在狂奔，時時掀動屋頂的草棚。朋友沈默了一回，嘆了一口氣。

「媽的，當公務員的沒有好東西，老子揍死你！」班長的鼾聲停了。

朋友急忙爬出了被窩。但是鼾聲又響起來了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今晚不用再睡了。」朋友並不起來，反而又睡了下去。「給我一根烟。」我們在草堆裏坐着，寒冷使我們倚偎得更緊了。

不久，老婦人的脚步聲驚醒了我們，太陽光已晒在被上。班長正在檢查他的槍械，拉開筒子，一排上膛的子彈退了出來。

昨夜立正的兵士又出現了，報告了敵人退出的消息。

班長勇敢地下山去了，包袱加在他同志的身上。我的朋友也振作起來，他昂然對班長說：「老鄉，給我捎一個信給政府，要第一科的王雇員帶個勤務兵來給我提被包。」

江 行

一

在江岸附近生長的人，總愛看那一碧渺然的江水和天際綽約的行雲。晴天，淺褐的沙岸上，讓自己浴在灑灑的波光裏，靜聽那抑揚吟賦的濤聲，或者槳櫓款乃的私語。即使在雨天，迷濛的霧色像簾幙樣糝糊了彼岸的重嶂和雲樹，看浩渺的江流奔向天際，也都是異常可愛的情景。曾記得幼年時，當我第一次看到那末曠遠的天空和遼闊的江面，我驚異於這江岸平沙的美了。

從鄉鎮到城市，江面是唯一的交通路線。每次寒假或者暑期循例要在這江面上經行幾次，——讓長風吹拂着衣角，洶湧的白浪在船首怒號，再加上那天際出沒的汀禽與迎面馳行的點點風帆，總按不住心頭的喜悅，想把目前一切美妙如畫的江景，填入自己所知道的詩句。

戰時，江面變成敵我兩軍的火線，只有槍炮與飛機聲來填補周圍的寂寞。戰火蔓延到江南的時候，我匆匆地離開破碎了的故鄉，由海道來到上海。滬居幾年中，一提起故鄉，便要繫念着這美的江水，晚間大家圍坐着談論一切的時候，我會忘情地像童年一樣倚偎在父母親的懷裏，要他們說一些關於江的舊事。

後來，我又幾次重臨到這平靜恬美的江邊，但是，那時候我却有着一種憂抑而悲涼的情緒。

上海陸沈以後，爲了正義，我又匆匆地南歸。經過許多次的磨難，受過敵人的審問，終於又重臨到我童年時所依戀着的平靜恬美的江邊。

我們一家六個，住在江北面的一所茅屋裏。屋子的主人，是我們的遠戚，他因爲窮困，沒法離開這敵人的最前哨。因爲地方太荒僻，所以沒有駐紮敵軍，又因爲盈盈一水是陷區與自由區的孔道，所以敵軍時時要來巡查。那時，正是黃梅淫雨的季節，一到那邊，接着不斷地下了四大大雨。白天，怕遇到那些劊子手，一有風聲，立刻不顧泥濘和雨水，鑽進屋後的草堆。夜裏穿着衣服睡覺，把鞋子放在項頸下面。——即使沒有風聲，地上全是屋漏水，也沒有可以安置鞋子的地方——那位親戚熱誠地招待我們：一方面忙着天天到外邊去探消息，一方面又忙着借錢去買米。

他所帶來的大半是可怕的消息：敵人封鎖了江面，怕游擊隊來擾亂；在江邊建造了五里路長的竹籬，上面掛着告示；有人私藏竹籬，立刻處死。

雨水儘往地上滴，而且越來越多了，像滴不完似的。我呆立在茅屋的門口，凝眸着天南的一角，想不到這平靜而美麗的江水，會隔礙了我們的歸程。

忘了一切的危難，終於有一天，我決定走了。如果我一家人不同行，即使我一個，也是要走的。當我把這決心向大家宣佈的時候，我父親繃緊着眉，背着手，儘是在屋子回復地走，母親拉住了我的衣角，滾出了兩粒大而晶瑩的眼淚。

當我們不安而沈默着的時候，那位親戚從外邊回來了。我堅決地告訴了他我所想到的計劃。他睜大

了眼睛喘着氣說：「不，不，昨天夜裏，竹籬外邊被打死了十八個，都是外來的生客。」

母親和妻，終於伏在桌上抽搐起來，淚水沾濕了她們的衣袖。

「我要一隻小船，一個會划水的朋友，請你在今天晚上爲我預備好。」這話我是大聲地說的，想用這語音來鎮壓我自己內心的猶豫和恐懼。

「要走，一同走；」父親拍了一下桌子。「讓你一個人去是不行的。」

母親也附和了父親的意見，大家願意一致行動，即使有了什麼不幸，也是甘願的。這樣決定了以後，幾日來不安定的氣氛，反而消失了，像將上前線的兵士一樣，臉上顯出了興奮的光彩。

下午，天晴了。母親帶着微笑，或許她以爲這是安全的吉兆。

黃昏過去了，月色隱約地照在潮濕的石板路上。四月的夜風，依舊有些寒涼。一切都是靜寂的，連犬吠和雞啼聲都沒有。我攙着母親，牽着一個年齡較大的孩子，妻也攙着一個，抱了一個，親戚攙了父親，悄悄地走。爲了不使地上有什麼聲息，我們都是跳着腳走的。

路上沒有人，只有田野間桑樹和草堆幢幢的黑影。月色偶然朗照了一下，隨即又躲入雲堆裏面去。前面一個黑影站着。

「誰？」親戚低聲地問。

「我。」黑影也低聲地回答。

「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親戚回頭低聲地告訴我，他是替我們在路上守望的，一有風聲，我們立刻走回去。我想看看那朋友的臉，但是他在桑樹的陰影裏立着，瞧不清楚。

呈現在面前的是城牆那末高的一大道竹籬，親戚匆促地拉去了幾條竹片，首先鑽了過去。我們也跟着做了。一點聲音也沒有，但是我似乎聽到了心的跳躍聲，我的臉在發燒。

越過竹籬，便是比人頭還高的野草，下面是沒入腳膝的泥土。我們一個個蹲下了身子，向前爬行。在泥堆拔出腳來和手來是一件困難的工作。石塊常常觸痛我的膝踝，野草像利刃樣地刺痛我的臉部。有時，手足麻木了，便利用身體的重心，勉強地向前蛇行。從竹籬到江邊，據說有三里路，又據說有時敵軍會站在江邊等候的。我們很想用極快的速度爬越這野草的森林，但又怕身子的蠕動，會使野草有什麼聲息。

像從深遠的石屋裏出來的爬蟲一樣，我的左手觸到了沙子，知道已經到了江邊。我向四周望望，慢慢地立直了身子。在我眼前的，是隱約的江流，如往昔那樣平坦浩渺地流着。彼岸的雲樹，依舊在依稀的月的微光中肅穆地排列着。回頭向後面望望，是片麥田似的草原，如波流一樣在夜風裏搖曳。但是，當我意識到目前的危難時，我知道已失散了我的同伴。

這裏是無法大聲呼喚的，四顧都是茫茫的一片。

後來，我發現左手不遠的地方，江水在月光下閃爍得厲害，而在波光中有着微黑的一點。我想來這或許是親戚爲我們預備着的船隻，再鼓起勇氣，向左手方面向走去。

一隻破舊的小船，沒有蓬子，也沒有舵。親戚正抱着我的熟睡着的孩子跨上船去。我看見他們坐在船上，跳着的腳沒在船中的水裏。當船身開始搖晃的時候，月光下，我們彼此交換了一次欣悅的微笑。我輕輕地說：「我們自由了！」

「槍聲！」那位親戚的語聲是沈重的。

「別亂動，你們不看到船身離水不只有半寸嗎？」搖船的那位朋友說，是一個壯健而年青的伙子。槍聲不再響了，我們在平靜的江流中，在朦朧的月光下，在焦急而又不安的心情裏，靠近了五尺高的泥岸。那位親戚感情地一面幫我們爬上泥岸去，一面絮絮地說：「謝天謝地，總算平安的。」

月光似乎也因為脫離了雲陣的遮翳，將它的白色分潤在水田裏，灌木上。我們連走帶跳地前進着，雨後的泥土，碰着我的脚底，頗有些光滑的感覺。走了十里路以後，在午夜時，我們走入一個村莊，在一家不相識的人家，得到了安息。

深夜，我似乎聽到了江流在憂鬱地嘆息。

二二

爲了工作，使我有機會經行到這江水的上游。那邊再不是平沙靜流的江面，也沒有蒼翠的雲樹和風帆。只是像憤怒一樣的急湍在許多重疊着的石塊上奔馳。四周是莽然無垠的草原，永遠只有枯黃的顏色。正如一幅蒼勁而沒有刻畫描寫的畫面，含着寒冷和憂鬱。

一個冬天，記得恐怕是接近舊年除夕的一個冬天的夜晚，我在某城市的旅舍裏宿了半夜以後，急急地冒着嚴寒的夜風來趁這溯流而上的夜航船。